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 
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

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，眾火家扶住。王婆便道：“這是中了惡，快將水來！”噴了兩口，何九叔漸漸地動轉，有些甦醒。王婆道：“且扶九叔回家去，卻理會。”兩個火家，使扇板門，一逕抬何九叔到家裏。大小接著，就在床上睡了。老婆哭道：“笑欣欣出去，卻怎地這般歸來！閒時曾不知中惡。”坐在床邊啼哭。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，踢那老婆道：“你不要煩惱，我自沒事。卻纔去武大家入殮，到得他巷口，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，請我去喫了一席酒，把十兩銀子與我，說道：‘所殮的屍首，凡事遮蓋則個。’我到武大家，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。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，到那裏揭起千秋幡看時，見武大面皮紫黑，七竅內津津出血，唇口上微露齒痕，定是中毒身死。我本待聲張起來，卻怕他沒人做主，惡了西門慶，卻不是去撩蜂剔蠍。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，武大有個兄弟，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，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。倘或早晚歸來，此事必然要發。”老婆便道：“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：‘後巷住的喬老兒子耶哥，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，鬧了茶坊。’正是這件事了。你卻慢慢的訪問他。如今這事有甚難處，只使火家自去殮了，就問他幾時出喪。若是停喪在家，待武松歸來出殮，這個便沒甚麼早絲麻線。若他便出去埋葬了，也不妨。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，必有蹊蹺。你到臨時，只做去送喪，張人眼錯，拿了兩塊骨頭，和這十兩銀子收著，便是個老大證見。若他回來，不問時便罷，卻不留了西門慶面皮，做一碗飯卻不好。”

何九叔道：“家有賢妻，見得極明。”隨即叫火家分付：“我中了惡，去不得，你們便自去殮了。就問他幾時出喪，快來回報。得的錢帛，你們分了，都要停當。若與我錢帛，不可要。”火家聽了，自來武大家入殮，停喪安靈已罷，回報何九叔道：“他家大娘子說道：‘只三日便出殮，去城外燒化。’”火家各自分錢散了。何九叔對老婆道：“你說的話正是了。我至期，只去偷骨殖便了。”

且說王婆一力攬掇，那婆娘當夜伴靈。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。第三日早，眾火家自來抬棺材，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。那婦人帶上孝，一路上假哭養家人。來到城外化人場上，便叫舉火燒化。只見何九叔手裏提著一陌紙錢，來到場裏，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：“九叔，且喜得貴體沒事了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，不曾還得錢，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。”王婆道：“九叔如此志誠。”何九叔把紙錢燒了，就攬掇燒化棺材。王婆和那婦人謝道：“難得何九叔攬掇，回家一發相謝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到處只是出熱。娘子和乾娘自穩便，齋堂裏去相待眾鄰舍街坊。小人自替你照顧。”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，把火挾去，揀兩塊骨頭，拿去激骨池內只一浸，看那骨頭酥黑。何九叔收藏了，也來齋堂裏和闖了一回。棺木過了，殺火收拾骨殖，激在池子裏。眾鄰舍各自分散。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，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，送喪的人名字，和這銀子一處包了，做一個布袋兒盛著，放在房裏。

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，去榻子前面設個靈牌，上寫“亡夫武大郎之位”。靈床子前，點一盞琉璃燈，裏面貼些經牘、錢垛、金銀錠、采繒之屬。每日卻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，卻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，只是偷雞盜狗之歡，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，任意停眠整宿。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，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。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，有成時必須有敗，有詩為證：

參透風流二字禪，好姻緣是惡姻緣。

山妻小妾家常飯，不害相思不損錢。

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，任意歌飲，交得熟了，卻不顧外人知道。這條街上遠近人家，無有一人不知此事。卻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，誰肯來多管？

常言道：“樂極生悲，否極泰來。”光陰迅速，前後又早四十餘日。卻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，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，投下了來書，交割了箱籠，街上閒行了幾日，討了回書，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。前後往回，恰好將及兩個月。去時新春天氣，回來三月初頭。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，身心恍惚，趕回要見哥哥。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，知縣見了大喜。看罷回書，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，賞了武松一錠大銀，酒食管待，不必用說。

武松回到下處房裏，換了衣服鞋襪，戴上個新頭巾，鎖上了房門，一逕投紫石街來。兩邊眾鄰舍看見武松回了，都喫一驚，大家捏兩把汗，暗暗地說道：“這番蕭牆禍起了！這個太歲歸來，怎肯干休？必然弄出事來！”

且說武松到門前，揭起簾子，探身入來，見了靈床子，寫著“亡夫武大郎之位”七個字，呆了，睜開雙眼道：“莫不是我眼花了？”叫聲：“嫂嫂，武二歸來。”

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，聽得武松叫一聲，驚得屁滾尿流，一直奔後門，從王婆家走了。那婦人應道：“叔叔少坐，奴便來也。”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，那裏肯帶孝，每日只是濃妝艷抹，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。聽得武松叫聲“武二歸來了”，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，拔去了首飾釵環，蓬鬆挽了個髻兒，脫去了紅裙繡襖，旋穿上孝裙孝衫，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哭下來。

武松道：“嫂嫂且住，休哭！我哥哥幾時死了？得甚麼症候？喫誰的藥？”那婦人一頭哭，一面說道：“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，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；病了八九日，求神問卜，甚麼藥不喫過，醫治不得，死了。撇得我我好苦！”隔壁王婆聽得，生怕決撒，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。武松又道：“我的哥哥，從來不曾有這般病，如何心疼便死了？”王婆道：“都頭卻怎地這般說？‘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’。誰保得長沒事？”那婦人道：“虧殺了這個乾娘。我又是個沒腳蟹，不是這個乾娘，鄰舍家誰肯來幫我！”武松道：“如今埋在那裏？”婦人道：“我又獨自一個，那裏去尋墳地？沒奈何，留了三日，把出去燒化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死得幾日了？”婦人道：“再兩日，便是斷七。”

武松沉吟了半晌，便出門去，逕投縣裏來；開了鎖，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，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條，繫在腰裏；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，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；叫一個土兵鎖上了房門，去縣前買了些米、麵、椒料……等物，香、燭、冥紙，就晚到家敲門。

那婦人開了門，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。武松就靈床子前，點起燈燭，鋪設酒餚。到兩個更次，安排得端正，武松撲翻身便拜道：“哥哥陰魂不遠！你在世時軟弱，今日死後，不見分明。你若是負屈銜冤，被人害了，托夢與我，兄弟替你做主報讎。”把酒澆奠了，燒化冥用紙錢，便放聲大哭。哭得那兩邊鄰舍，無不恻隱。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。武松哭罷，將羹飯酒餚和土兵喫了，討兩條席子，叫土兵中門傍邊睡。武松把條席子，就靈床子前睡。那婦人自上樓去，下了樓門自睡。

約莫將近三更時候，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；看那土兵時，齣齣的卻似死人一般挺著。武松爬將起來，看了那靈床子前琉璃燈，半明半滅；側耳聽那更鼓時，正打三更三點。武松歎了一口氣，坐在席子上，自言自語，口裏說道：“我哥哥生時懦弱，死了卻有甚分明。”說猶未了，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，真個是盤旋侵骨冷，凜烈透肌寒。昏昏暗暗，靈前燈火失光明；慘慘幽幽，壁上紙錢飛散亂。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。定睛看時，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，叫聲：“兄弟，我死得好苦！”武松看不仔細，卻待向前來再問時，只見冷氣散了，不見了人。武松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，尋思是夢非夢。回頭看那土兵時，正睡著。武松想道：“哥哥這一死，必然不明。……卻纔正要報我知道，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。……”直在心裏不題，等天明卻又理會。詩曰：

可怪人稱三寸丁，生前混沌死精靈。

不因同氣能相感，冤鬼何從夜現形？

天色漸明了，土兵起來燒湯。武松洗漱了。那婦人也下樓來，看著武松道：“叔叔夜來煩惱？”武松道：“嫂嫂，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？”那婦人道：“叔叔卻怎地忘了，夜來已對叔叔說了，害心疼病死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卻贖誰的藥喫？”那婦人道：“見有藥貼在這

裏。”武松道：“卻是誰買棺材？”那婦人道：“央及隔壁王干娘去買。”武松道：“誰來扛抬出去？”那婦人道：“是本處團頭何九叔。盡是他維持出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原來恁地。且去縣裏畫卯，卻來。”便起身帶了土兵，走到紫石街巷口，問土兵道：“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？”土兵道：“都頭恁地忘了？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。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引我去。”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，武松道：“你自先去。”土兵去了。武松卻揭起簾子，叫聲：“何九叔在家麼？”這何九叔卻纔起來，聽得是武松來尋，嚇得手忙腳亂，頭巾也戴不迭，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，便出來迎接著：“都頭幾時回來？”武松道：“昨日方回到這裏，有句話閒說則個，請那尊步同往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便去，都頭且請拜茶。”武松道：“不必。免賜。”

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，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。何九叔起身道：“小人不曾與都頭接風，何故反擾？”武松道：“且坐。”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。量酒人一面篩酒，武松更不開口，且只顧喫酒。何九叔見他不做聲，倒捏兩把汗，卻把些話來撩他。武松也不開言，並不把話來提起。酒已數杯，只見武松揭起衣裳，颯地掣出把尖刀來，插在桌子上。量酒的都驚得呆了，那裏肯近前？看何九叔面色青黃，不敢吐氣。武松捋起雙袖，握著尖刀，指何九叔道：“小子驢疏，還曉得‘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’。你休驚怕，只要實說：——對我——說知武大死的緣故，便不干涉你！我若傷了你，不是好漢！倘若有半句兒差，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！閒言不道，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，是怎地模樣？”武松道罷，一雙手按住脛膝，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，看著何九叔。

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個袋兒，放在桌子上道：“都頭息怒。這個袋兒，便是一個大證見？”

武松用手打開，看那袋兒裏時，兩塊酥黑骨頭，一錠十兩銀子，便問道：“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？”

何九叔道：“小人並不知前後因地，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，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。至日，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，攔住，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。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，付與小人，分付道：‘所殮的屍首，凡百事遮蓋。’小人從來得知那人個刁徒，不容小人不接。喫了酒食，收了這銀子，小人去到大郎家裏，揭起千秋旛，只見七竅內有瘀血，唇口上有齒痕，像是生前中毒的屍首。小人本待聲張起來，只是又沒苦主；他的娘子，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；因此小人不忍聲言，自咬破舌尖，只做中了惡，扶歸家來了。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，不曾接受一文。第三日，聽得扛出去燒化，小人買了一陌紙，去山頭假做人情；使轉了王婆并令嫂，暗拾了這兩塊骨頭，包在家裏。——這骨殖酥黑，像是毒藥身死的證見。這張紙上寫著年月日時，并送喪人的姓名，便是小人口詞了。都頭詳察。”

武松道：“姦夫還是何人？”

何九叔道：“卻不知是誰。小人閒聽得說來，有個賣梨兒的鄆哥，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。這條街上，誰人不知。都頭要知備細，可問鄆哥。”武松道：“是。既然有這個人時，一同去走一遭。”武松收了刀，藏了骨頭銀子，算還酒錢，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。

卻好走到他門前，只見那小猴子挽著個柳籠栲栳在手裏，糴米歸來。何九叔叫道：“鄆哥，你認得這位都頭麼？”鄆哥道：“解大蟲來時，我便認得了。你兩個尋我做甚麼？”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，便說道：“只是一件：我的老爹六十歲，沒人養贍。我卻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。”武松道：“好兄弟。”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：“鄆哥，你拿去與老爹做盤纏，跟我來說話。”鄆哥自心裏想道：“這五兩銀子，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？便陪他喫官司也不妨。”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，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。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，對鄆哥道：“兄弟，你雖年紀幼小，倒有養家孝順之心，卻纔與你這些銀子，且做盤纏。我有用著你處。事務了畢時，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。你可備細說與我：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？”

鄆哥道：“我說與你，你卻不要氣苦。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，提得一籃兒雪梨。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，一地裏沒尋他處。問人時，說道：‘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，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；如今刮上了他，每日只在那裏。’我聽得了這話，一逕奔去尋他，叵耐王婆老豬狗，攔住不放我入房裏去。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，那豬狗便打我一頓栗暴，直叉我出來，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。我氣苦了，去尋你大郎，說與他備細，他便要去捉姦。我道：‘你不濟事。西門慶那廝手腳了得，你若捉他不著，反喫他告了，倒不好。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，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。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，我先入去，你便寄了擔兒等著。只看我丟出籃兒來，你便搶入來捉姦。’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，逕去茶坊裏。被我罵那老豬狗。那婆子便來打我，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，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。武大郎卻搶入去時，婆子要去攔截，卻被我頂住了，只叫得：‘武大來也。’原來倒喫他兩個頂住了門。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，卻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了房門，奔出來，把大郎一腳踢倒了。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，扶大郎不動，我慌忙也自走了。過得五七日，說大郎死了？我卻不知怎地死了。”武松問道：“你這話是實了？你卻不要說謊。”鄆哥道：“便到官府，我也只是這般說。”武松道：“說得是，兄弟。”便討飯來喫了，還了飯錢，三個人下樓來。何九叔道：“小人告退。”武松道：“且隨我來，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。”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。

知縣見了問道：“都頭告甚麼？”武松告說：“小人親見武大，被西門慶與嫂通姦，下毒藥謀殺性命。這兩個便是證見，要相公做主則個。”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，當日與縣吏商議。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，官人自不必說，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：“這件事難以理問。”知縣道：“武松，你也是個本縣都頭，不省得法度。自古道：‘捉姦見雙，捉賊見賊，殺人見傷。’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，你又不曾捉得他姦；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，便問他殺人公事，莫非忒偏向麼？你不可造次，須要自己尋思，當行即行。”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、十兩銀子，一張紙，告道：“覆告相公：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。”知縣看了道：“你且起來，待我從長商議。可行時，便與你拿問。”何九叔、鄆哥，都被武松留在房裏。當日西門慶得知，卻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。次日早晨，武松在廳上告稟，催逼知縣拿人。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，回出骨殖并銀子來，說道：“武松，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。這件事不明白，難以對理。聖人云：‘經日之事，猶恐未真；背後之言，豈能全信？’不可一時造次。”獄吏便道：“都頭，但凡人命之事，須要屍、傷、病、物、蹤，——五件事全，方可推問得。”武松道：“即然相公不准所告，且卻又理會。”收了銀子和骨殖，再付與何九叔收了。下廳來到自己房內，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，“留在房裏相等一等，我去便來也。”

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，離了縣衙，將了碗瓦、筆、墨，就買了三五張紙，藏在身邊。就叫兩個土兵，買了個豬首、一隻鵝、一隻雞、一擔酒，和些果品之類，安排在家裏。約莫也是巳牌時候，帶了土兵，來到家中。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，放下心，不怕他，大著膽看他怎的。武松叫道：“嫂嫂下來，有句話說。”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，問道：“有甚麼話說？”武松道：“明日是亡兄斷七，你前日惱了眾鄰舍街坊，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，替嫂嫂相謝眾鄰。”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：“謝他們怎地！”武松道：“禮不可缺。”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，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，焚起一爐香，列下一陌紙錢，把祭物去靈前擺了，堆盤滿宴，鋪下酒食果品之類。叫一個土兵，後面盪酒；兩個土兵，門前安排桌凳；又有兩個，前後把門。武松自分付定了，便叫：“嫂嫂，來待客，我去請來。”先請隔壁王婆。那婆子道：“不消生受，教都頭作謝。”武松道：“多多相擾了乾娘，自有個道理。先備一杯菜酒，休得推故。”那婆子取了招兒，收拾了門戶，從後門走過來。武松道：“嫂嫂坐主位，干娘對席。”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，放著心喫酒。兩個都心裏道：“看他怎地？”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。二郎道：“小人忙些，不勞都頭生受。”武松拖住便道：“一杯淡酒，又不長久，便請到家。”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，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。又去對門請兩家，——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。四郎道：“小人買賣撇不得，不及陪奉。”武松道：“如何使得？眾高鄰都在那裏了。”不由他不來，被武松扯到家裏道：“老人家爺父一般，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。”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。那人原是吏員出身，便瞧道有些尷尬，那裏肯來；被武松不管他，拖了過來，卻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。武松道：“王婆，你隔壁是誰？”王婆道：“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。”卻好正在屋裏，見武松入來，喫了一驚道：“都頭，沒甚話說？”武松道：“家間多擾了街坊，相請喫杯淡酒。”那老兒道：“哎呀！老子不曾有些禮數到都頭

家，卻如何請老子喫酒？”武松道：“不成微敬，便請到家。”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，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。

說話的，為何先坐的不走了？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著門，都似監禁的一般。

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鄰舍，并王婆和嫂嫂，共是六人。武松撥條凳子，卻坐在橫頭，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。那後面土兵，自來篩酒。武松唱個大喏，說道：“眾高鄰：休怪小人羈鹵，胡亂請些個。”眾鄰舍道：“小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，如今倒來反擾。”武松笑道：“不成意思，眾高鄰休得笑話則個。”土兵只顧篩酒。眾人懷著鬼胎，正不知怎地。看看酒至三杯，那胡正卿便要起身，說道：“小人忙些個。”武松叫道：“去不得！既來到此，便忙也坐一坐。”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暗暗地尋思道：“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，如何卻這般相待，不許人動身？”只得坐下。武松道：“再把酒來篩。”土兵斟到第四杯酒，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，眾人卻似喫了呂太後一千個筵宴。只見武松喝叫土兵，且收拾過了杯盤，少間再喫。武松抹了桌子。眾鄰舍卻待起身，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：“正要說話。一千高鄰在這裏，中間高鄰那位會寫字？”姚二郎便道：“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。”武松便唱個喏道：“相煩則個。”便卷起雙袖，去衣裳底下，颺地只一掣，掣出那口尖刀來；右手四指籠著刀靶，大母指按住掩心，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：“諸位高鄰在此：小人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，只要眾位做個證見。”

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，右手指定王婆，四家鄰舍驚得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都面面廝覷，不敢做聲。武松道：“高鄰休怪，不必喫驚。武松雖是羈鹵漢子，一便死也不怕，一還省得有冤報冤，有讎報讎，並不傷犯眾位，只煩高鄰做個證見。若有一位先走的，武松翻過臉來休怪，教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，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。”眾鄰舍俱目瞪口呆，再不敢動。

武松看著王婆喝道：“兀那老豬狗聽著！我的哥哥這個性命，都在你的身上，慢慢地卻問你！”回過臉來，看著婦人罵道：“你那淫婦聽著！你把我的哥哥性命，怎地謀害了，從實招了，我便饒你。”那婦人道：“叔叔，你好沒道理！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，干我甚事！……”說猶未了，武松把刀脰查子插在桌子上，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，右手劈胸提住。把桌子一脚踢倒了，隔桌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，一交放翻在靈床面前，兩腳踏住；右手拔起刀來，指定王婆道：“老豬狗，你從實說！”那婆子要脫身，脫不得，只得道：“不消都頭發怒，老身自說便了。”武松叫土兵取過紙、墨、筆、硯，排好在桌子上，把刀指著胡正卿道：“相煩你與我聽一句，寫一句。”胡正卿脚咕咕抖著道：“小人便寫。”討了些硯水，磨起墨來，胡正卿拿起筆，拂開紙道：“王婆，你實說！”那婆子道：“又不干我事，教說甚麼？”武松道：“老豬狗，我都知了，你賴那個去！你不說時，我先劊了這個淫婦，後殺你這老狗。”提起刀來，望那婦人臉上便攔兩攔。那婦人慌忙叫道：“叔叔，且饒我！你放我起來，我說便了。”武松一提，提起那婆娘，跪在靈床子前。武松喝一聲：“淫婦快說！”

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，只得從實招說：將那時放簾子，因打著西門慶起，并做衣裳，入馬通姦，一一地說。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，因何設計下藥，王婆怎地教唆撥置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武松叫他說一句，卻叫胡正卿寫一句。王婆道：“咬蟲，你先招了，我如何賴得過，只苦了老身！”王婆也只得招認了。把這婆子口詞，也叫胡正卿寫了。從頭至尾，都說在上面。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，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，也畫了字。叫土兵解搭膊來，背剪綁了這老狗，捲了口詞，藏在懷裏。叫土兵取碗酒來，供養在靈床子前，拖過這婦人來，跪在靈前，喝那婆子也跪在靈前。武松道：“哥哥靈魂不遠，兄弟武二與你報讎雪恨！”叫土兵把紙錢點著。那婦人見頭勢不好，卻待要叫，被武松腦揪倒來，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，扯開胸脯衣裳；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剗，口裏衝著刀，雙手去挖開胸脯，搥出心肝五臟，供養在靈前；脰查一刀，便割下那婦人頭來，血流滿地。四家鄰舍，喫了一驚，都掩了臉，見他兇了，又不敢動，只得隨順他。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，把婦人頭包了，揩了刀，插在鞘裏，洗了手，唱個喏道：“有勞高鄰，甚是休怪。且請眾位樓上少坐，待武二便來。”四家鄰舍，都面面相看，不敢不依他，只得都上樓去坐了。武松分付土兵，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。關了樓門，著兩個土兵在樓下看守。

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，一直奔西門慶生藥鋪前來，看著主管，唱個喏，問道：“大官人在麼？”主管道：“卻纔出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借一步閒說一句話。”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，不敢不出來。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靜巷內。武松翻過臉來道：“你要死，卻是要活？”主管慌道：“都頭在上，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頭。”武松道：“你要死，休說西門慶去向；你若活，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。”主管道：“卻纔和——個相識，去——獅子橋下大酒樓上——喫酒。”武松聽了，轉身便走。那主管驚得半晌，移腳不動，自去了。

且說武松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，便問酒保道：“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？”酒保道：“和一個一般的財主，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。”武松一直撞到樓上，去閣子前張時，窗眼裏見西門慶坐著主位，對面一個坐著客席，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。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，那顆人頭，血淥淥的滾出來。武松左手提了人頭，右手拔出尖刀，挑開簾子，鑽將人來，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攔將來。西門慶認得是武松，喫了一驚，叫聲：“哎呀！”便跳起在凳子上去，一隻腳跨上窗檻，要尋走路。見下面是街，跳不下去，心裏正慌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卻用手略按一按，托地已跳在桌子上，把些盞兒、碟兒，都踢下來。兩個唱的行院，驚得走不動。那個財主官人，慌了腳手，也驚倒了。西門慶見來得兇，便把手虛指一指，早飛起右腳來。武松只顧奔人去，見他腳起，略閃一閃，恰好那一腳正踢中武松右手，那口刀踢將起來，直落下街心裏去了。西門慶見踢去了刀，心裏便不怕他，右手虛照一照，左手一拳，照著武松心窩裏打來。卻被武松略躲個過，就勢裏從口下鑽入來，左手帶住頭，連肩胛只一提，右手早揸住西門慶左腳，叫聲：“下去！”那西門慶一者冤魂纏定，二乃天理難容，三來怎當武松勇力，只見頭在下，腳在上，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，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。街上兩邊人，都喫了一驚。

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，也鑽出窗子外，湧身望下只一跳，跳在當街上，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。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，直挺挺在地下，只把眼來動。武松按住，只一刀，割下西門慶的頭來；把兩顆頭相結何一處，提在手裏，把著那口刀，一直奔回紫石街來。叫土兵開了門，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；把那碗冷酒澆奠了，說道：“哥哥靈魂不遠，早生天界！兄弟與你報讎，殺了姦夫和淫婦，今日就行燒化。”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，把那婆子押在前面。

武松拿著刀，提了兩顆人頭，再對四家鄰舍道：“我還有一句話，對你們四位高鄰說則個。”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：“都頭但說，我眾人一聽尊命。”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，有分教，景陽岡好漢，屈做囚徒；陽穀縣都頭，變作行者。直教名標千古，聲播萬年。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